



向往(油画) 沈汉武

随笔

爱情之美

茹苒斌

爱植于心，是至真至善；情生于心，是至纯至诚。所以，真正的爱情是挑战世俗的气度，是绝无粉饰的本色，是平和冲淡笑着金钱的境界，是精神向高雅的渴望……就像热烈的鲜红、宁静的湛蓝，就像素雅的洁白、鲜嫩的鹅黄，让人无限憧憬，让人终生追求，让人视为生命的勃发和升华。

由此看待爱情，就是自我的品质和心性的净化，就是自我的操守和德行的修德。所以，爱情在身外也在体内。那是一个久远而又新艳的传奇，讲述着明月梨花般缱绻的思念；那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生命，奔跑在日升日落的岁月；那是一个坦荡而又坚贞的灵魂，吟唱着亘古不绝的礼赞；那是人生旅途中一道绚丽的灵光，照亮着夜行的崎岖和泥泞；那是生命中不断美丽的心怀，铸造着生命的沉重和轻盈，也铸造着灵魂与情感的博大和永恒……

以真实的灵魂看待爱情，爱情就是树根树叶里蓄藏的阳光和雨露，就是铺满田野的风声和鸟鸣，就是澎湃在我们体内的精气与血液，就是我们在天地间孕育的智慧与力量，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清纯莹明的精魂，一种实实在在中走完人生的行程，一种无私奉献中走向完善的大境。所以，爱情很遥远也很现实，爱情很高雅也很通俗，爱情很伟大也很平凡。

那青峰上飘浮的白云、绿湖中恬静的红荷，那姑娘美眸的顾盼，那小伙甜甜的微笑，那老伴儿们相互的搀扶，以及人生落幕时缱绻的目光和呼唤爱人名字时低低的声音……无不是迷人的爱情之美，无不是爱情的生动之美，无不是爱情的沉重与空灵之美。所以，爱情不虚，爱情实实在在。以热爱生活的态度看爱情，它就是一畦田地，只要耕作就会有春绿夏红，就会有饱满的稻穗。因而，爱情在我们日日的耕耘里，那是一种勤劳；爱情在我们挚诚的奉献里，那是一种关怀；爱情在灵魂对岁月的注释里，那是一种执著。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里，爱情无时不在，爱情无时不存，爱情时时都在启迪着我们的生命，牵挽着我们的手臂，也铺在我们的脚下。

爱情自然于世间，但也靠我们发现。绿树婆娑，风月无涯；细雨润物，春露如眸……皆在肩前履后，爱情在心间，则需要创造。永不相负、不离不弃、时时爱恋、朝思暮想……皆在追求之中。自然于心的爱情，能成人仙风道骨，能于人消灾祛病，能教人云水情怀，能促人自尊自爱，能让人心怀感激也承担责任。所以，爱情不仅是浑然天成的真实和缤纷，更是人生的信念和力量。所以，爱情不仅是行云流水的俊逸，更是生命之歌的低吟和长啸。拥有爱情的人生，无疑是最为真实灿烂的人生。

有人说爱情很飘渺虚无，是因了欲望太重，钱欲、物欲、权欲、利欲……这无疑是现代生活的误区，多少人因此而丧失幸福。因而，欲重如同招鬼，欲重如坠陷阱，欲重如同玩火，欲重终将悲惨。欲重者看爱情则如同天边的薄雾岚岚，高山的峡谷悬崖，近不得也触不得，于是，人生就充满了惆怅孤独，甚至是丑陋和险恶。……

爱情很浪漫，就像凌波仙子罗袜不尘衣袂飘逸；爱情很浑厚，就像黄土高原浪峰谷跌宕运行。

爱情总在雕塑我们的境界和信仰，雕塑我们的精神和理想。爱情是心灵之光生命之慧。因而守住爱情之心需霜叶寒秋，看雁去雁来云卷云舒，经得起荣辱沉浮，耐得住寂寞痛苦。这无疑是一种豁达坚韧，一种豪迈威武，是一种人生的无惧和从容，是人生的一种可比日月的壮丽之美。

新书架

《十一味爱》

王晶

文珍是近年来纯文学界的一枚新星，她的作品数量不多，却篇篇精品，为高端纯文学杂志所青睐。但她的文字又绝没有80年代纯文学的“隔离感”，她写小说只为“体贴人心”。在《十一味爱》的序言中，文珍写道：“《桃花扇》里的唱词道：‘暗红尘霎时雪亮，热春光一阵冰凉。’但愿自己能写出生命里的暗红，又写出那灼热的热与凉。”

褪去了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写作对读者的“启蒙”姿态，亦拒绝与目前浮躁浅薄过度市场化的学习气同流，文珍的文字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独特精品。

《十一味爱》全书由11篇中篇小说构成，精选了作者从开始写作到逐渐成熟的十年间的主要作品。11篇均为爱情故事，主人公多为大城市中的平凡市民，但是作者却带着写出他们平凡中渴望爱情和幸福的内心。文字晓畅而朴实，于细致处打动人。比如描写婚姻七年之痒的《气味之城》和引起颇多影视界人士关注的、描写中产阶级对爱情向往的《画记，或动物园的故事》等。

名家新作

自从嫁作商人妇

韩振远

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一句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，道尽了琵琶女的哀伤，其实，若翻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商史，会发现，更悲惨的是青春韶华之年嫁给商人的妇女。

清代文人纪昀曾说：“山西人多商于外……率二三年一归省，其常例也。一二十载不得归，甚或金尽囊散，耻还乡里，萍飘蓬转，不通音讯者，亦往往有之。”明代蒲州富商王现，张允龄走口外，下吴越做生意，都是在新婚燕尔之后告别亲人，一去十几年。对于女人们来说，婚姻的开始就是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的开始，有的甚至是永远的别离。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分居成婚生活的常态，而团圆只是短暂的片断。苦守在家的女人们不光要在苦苦思念之中独守空房，还要以娇弱之身，承担起赡养老人、抚养后代的家庭重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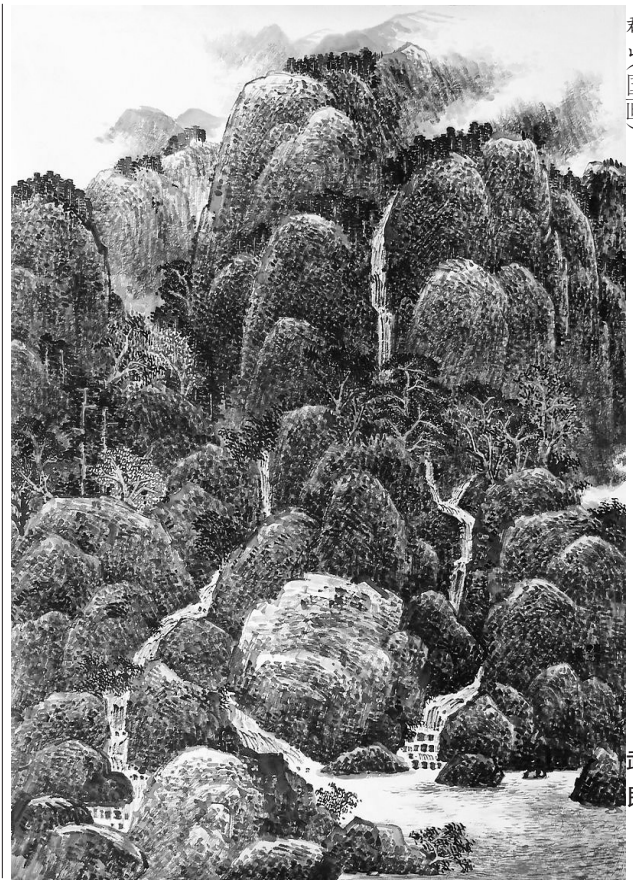
封建社会讲究夫贵妻荣，对于商人可能是个例外，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，都有一个苦命的怨妇。在翻阅地方志《列女传》时，一位位凄苦的商人妇不时出现在眼前，她们那哀怨的眼神，愁苦的容貌，好像透过纸背，穿越时空，至今仍在发出一阵阵凄凉哀哭。民国《闻喜县志·列女传》中记载了许多商人妻子。小祁村张国彦，妻赵氏，年二十，国彦贸易出外，十年无音讯；胡城村薛氏，张学优妻，于归三年后，夫贸易河南，遂歿于外；三合巷叶氏，李步丰妻，年十八于归，甫数月，夫出贸易，遂歿于外……

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，丈夫外出经商时，这些女人年龄最大的也没有超过二十岁，新婚而相聚时间最长的三年，最短的才十天，从此便是漫长的等待。更可怜的是那位定了亲还没过门的行氏，一辈子守空房就为了“节孝”两个字。山西各县旧县志中都有《列女传》，类似的记载多不胜数。中国封建社会是个男人的社会，虽然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，都有个厮守家乡的女人，但除非女人们贞操节烈得足以彰显纲常伦理，否则只能默默无闻被时间淹没。

光緒六年《夏县志》记载了一个更加悲惨凄凉的故事。商人张可俊婚后留下怀有身孕的妻子去固原(今宁夏固原)经商。几个月后，妻子刘氏生下孩子，取名张继先。第二年，张可俊病死在陕西。刘氏含辛茹苦，将儿子抚养成人，并为他娶妻樊氏。张继先想继承父业，随人出外经商。刘氏并没有因为其父的悲剧阻拦，慨然允诺，勉励儿子说：“汝父以商不返，汝一岁而孤，不及与父相见。今汝以谋生故，又将远游，吾不忍令汝早废业。”没想到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上一代人的悲剧再次上演，不久传来消息，继先也客死他乡。刘氏因儿媳樊氏尚未生子，劝其改嫁：“汝年未三十，又无子，况家无担石，吾不忍令汝再守也。”然而樊氏也执意苦守。从此婆媳二人并居一室，相依为命。“终日机声轧轧，夜继以纺”，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年纪轻轻失去丈夫，本身已够凄惨，还有一种比失去丈夫更悲惨的“空房”现象。男子未成年即跟随商贩出外谋生，动辄数年、数十年不能回乡。到了适婚年龄，父母不待儿子返乡，就会替他娶回一房媳妇，因为没有新郎的婚礼，所以称为“空房”。有些女子因丈夫终生不回故乡而独守了一辈子空房。

不知有多少女子，就这样用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换取所谓“节孝”佳话。每当读到这些文字时，我好像看到，在商人的财富背后，永远有一双忧郁而凄婉的眼睛。



群山(国画) 武民

秋月吟

张俊霞
醉秋月
银汉星光闲，
清秋玉镜寒。
花前一壶酒，
梦里万重山。
鱼儿戏月
万里碧空嵌玉盘，
千朵白云绕其间。
恰似银镜坠水底，
惹得鱼儿戏无眠。
秋思
水云幽影，
秋韵续续。
夜静谁邀月，
花香入梦中。

小说

双面琵琶

蓝月

双面琵琶这小子竟然结婚了。新娘子哪来的？是从河里捞上来的。双面琵琶原名许多多，因为打小就瘦得出奇，前后肋骨根根清晰可见，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双面琵琶的雅号。许多多成人以后还是且瘦且小。水乡人都识得水性，许多多也不例外，不过打懂事起，许多多从不打赤膊，就算大伏天也是，当然更不会和别人一起去游泳了。许多多名字取得好，可是家里没啥没啥，房子破破烂烂土坯房，父母早亡，也没有个兄弟姐妹。不过他勤快，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身上也整洁，给人一种利索感，一点没有农村人不修边幅的邋遢形象。虽然力气比不得人家，侍弄庄稼却是一把好手。他插秧不用秧绳，棵棵秧苗一般高一般大，间隔距离一致，速度还快，让人不服气不行。但是也有人会取笑他：双面琵琶，你庄稼活再好，没有好地也白搭。说这话是因为许多多都三十岁了还没有娶上老婆。媒婆说一个又一个，就是不成。姑娘看见了许多的模样不是掩嘴偷笑就是气呼呼走人。就在人们都为许多多会打一辈子光棍的时候，许多多却白捡来了一个老婆。

新娘一露脸，村里人都傻了眼，那叫一个俊啊！高挑的个子，粉嫩的脸颊，抿嘴一笑，村里男人的七魂六魄都跑了。男人们眼热得不行，回去看自己的老婆横看竖不顺眼，竖看惹人厌。直后悔自个儿咋不去河边溜溜呢，让双面琵琶捡了便宜。女人们心眼多，她们觉得很可疑，许多多能娶到这样的老婆，其中一定有隐情，莫不是有了馅，被别的男人甩了，然后投河自尽，然后被琵琶救了？于是一双双眼睛像雷达似的新娘子肚子上扫来射去，还别说，那腰围似乎有点异样。这下女人们的心里找到了平衡点。

许多多却整天乐呵呵的，捡了宝似的，洗衣做饭，甘心情愿伺候女人。七个月女人生下个大胖小子，许多多更加把女人当宝贝一样呵护着。这下女人们眼热了，对着自己的男人数落：你瞧人家双面琵琶，对老婆多好。男人一翻白眼，你也去河里淹一次？女人就跳起了脚，你这死鬼，你巴不得呢。谁知道好景不长，在一个安静的清晨，女人竟然抱着孩子走了。村里人都为许多多叫屈，一起簇拥着赶到了汽车站。许多多满脑门都是汗，挤进拥挤的人群跳着脚找，竟然把女人找着了。女人看见许多多撒腿就跑，许多多冲上去一把抱住了她。女人满脸羞愧，一下就跪下了，说大哥，今生我对不住你，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。许多多一把扶起女人说，妹子，你千万别那样说，

今生遇着你是我的福分。我知道你放不下那边，要走我不会拦你，这里有200块钱，你拿着。等你安顿好了，回来把手续办了。说完许多多歪过了脸，一颗颗泪“啪嗒啪嗒”掉，在场的女人都抹起了泪，男人在心里暗暗骂他怂。女人含着泪一转身没人，许多多怅然若失地回到家，整个像傻了一样。村里人都劝他，留住人留住心，别多想了，想坏了身子骨划不来。许多多冲众人一抱拳说谢谢各位好意，我没事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人们都唉声叹气地离开了。许多多摸摸桌子，摸摸灶台，看着斑驳的墙，看着院里咕咕叫的鸡，看着墙边支起的竹竿，那里曾像万国国旗一样飘着孩子的尿布，屋里还弥漫着孩子的奶香和孩子的尿骚味，这些曾让他多么幸福。泪再一次爬出眼眶，他洗一把脸，咬咬牙拿上锄头上去了地里。临近中午，人们都陆续回家了，许多多却不想回去，变成了一道孤独的风景，一道被遗弃的风景。多多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家人回来啦！是隔壁的李嫂扯着大嗓门在喊。“当”的一声锄头落地，许多多飞快地往家跑。可是不着，屋里飘出饭香，女人抱着孩子倚着房门冲他微笑哩！许多多乐了，脸上落满了阳光。

9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，我跨过波托马克来到了五角大楼。五角大楼还在冒着烟，里面还有些未清理的尸体。唐·拉姆斯菲尔德和我对工作人员的辛劳表示了感谢。当时，一群在屋顶的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，表明他们绝不屈服，决心反抗，而这正是整个美国最需要看到的。

五角大楼一行让我坚信，我必须尽快赶赴纽约。乔·哈吉告诉我，这个想法恐怕会有问题，特勤局还不确定纽约是否安全，高级团队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总统出行做好准备，没有人知道世贸遗址现在状况如何。这些担忧都很合理，但我已下定决心，我要让纽约人民知道，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。

周四上午，我宣布了这一消息。阿里·弗莱舍建议我们邀请媒体到椭圆形办公室，以见证我与纽约州州长乔治·帕塔基和纽约市市长鲁迪·朱利安尼的通话。我说道：“你们那里的人民以及你们所做的工作令我感到万分骄傲。”之后，我突然说道：“既然你们已经盛情邀请我到纽约，我接受，明天下午我将抵达纽约。”

劳拉和我到华盛顿医学中心去看望在五角大楼撞击中受伤的人们。有个人全身大部分都被烧伤了。我问他是否是陆战队队员，他立刻回答道：“不是，长官。我是特种兵，我的智商太高了，进不了陆战队。”在场的所有人——他的妻子、医生、劳拉和我——都大笑起来。这是喜悦和美，受伤人员的勇敢与医生护士的爱心让我备受鼓舞。

当我们从医学中心返回的时候，安迪·卡德正在南草坪车道上等候我们。我还没来得及下车，他就拉开车门跳进了车里，对我说白宫里有爆炸威胁，特勤人员已经将副总统安置到其他地方，并且也希望我一同撤离。我让特工再去核查一下信息，并尽可能将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安全送出，但我要留下。我不会让敌人看到我再次匆忙逃离而在暗地里窃喜。之后，特勤部门扩大了保护白宫的安全范围，我们安然度过了这一天。睡觉之前，我心想：又一天过去了，没有恐怖袭击，感谢上帝。

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·沙龙深知反恐的意义。在与他通话之后，我召开了袭击发生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。在我走进会议室时，他们给了

我经久不息的掌声。我惊呆了，面对他们真心的支持，我竟一时语塞，两天中泪水第二次充满了我的眼眶。

国家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建筑。9月14日，教堂中座无虚席。前总统福特、卡特、老布什和克林顿均偕妻子出席。与此同时，几乎所有国会议员，全体内阁成员，参谋长，最高法院大法官，外交使节和遇难者亲属均来到了大教堂。唯一缺席的是迪克·切尼，因为他在戴维营以保证政府的连续性，这也表明现在威胁仍未消退。

我让劳拉和卡伦·休斯帮我统筹此次活动，她们做得很好。发言人包括各个宗教的领袖：北美伊斯兰协会的伊玛目扎米尔·希德基，犹太教拉比乔舒亚·哈伯曼、比利·葛培理，枢机主教西奥多·麦卡里克和牧师科尔比·考德威尔。在仪式上，我走上讲台，在我走上讲台后，该轮到

我登台时，我低声祈祷道：“主啊，让你的光芒照耀在我身上吧！”在我上任的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，在大教堂的这次讲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。

“我们怀着心中的悲痛聚集在这里。”我开始说道。我看了下右

侧的三名军人已经泪流下。我的首席特派人员夏丽蒂·华莱士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下决心不让自己情绪失控。全场当中有一个方位是我不敢去看的：就是我的母亲、父亲和劳拉坐的地方。我继续说道：如若没有这天之事，美国人尚未感受到历史的距离感。但现在，我们的责任已经明晰：应对袭击，消除邪恶。密谋、欺诈与谋杀的行径表明敌人已经向我们宣战。美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，但一旦被激怒，则会全力反击。这场冲突开始的时间与方式是别人决定的，但结束的时间与方式则由我们来决定……

我走回座位，坐在劳拉身旁。父亲凑了过来，轻轻捏了一下我的胳膊。有人说这一时刻象征着火炬从一代人传给了下一代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战争挑战的父亲给儿子的安心一握。我从他的做法和关爱中汲取了力量。在下一段旅程——访问受灾地点曼哈顿下城时，我需要这种力量。

连载

翟昌和葛禄正心绪烦乱地向山下走着，化作樵夫模样的坡头僧李彪急迎上山来，向葛禄禀报说：“当家的，三个和尚果然向青竹寺的方向去了！”葛禄问：“怎的变成了三个和尚？”坡头僧说：“把‘瘸老黑’摔了一骨碌的愣头青大小子也跟着他们走了。”

翟昌说：“你快去挑几个武艺高强的和尚，在断魂桥上等我。”说着，已经到了山下，树林中有马匹等候，坡头僧便飞身上马，挥鞭向深山中驰去。道房一路吹笛，与跛陀一行三人信步走来。翟昌问：“师父，青竹寺的恶僧有加害师父之心，我们还要去青竹寺？”跛陀转而问：“为什么不？”红娃娃还在青竹寺等我们呢！”翟昌说：“只是怕师父遭灾！”道房说：“你有一身好武艺，又有跟黑熊摔跤的好力气，还怕什么灾？”翟昌说：“师父心中的慈悲太多，在黑熊沟，师父还替黑熊叫屈呢！若是这样，我怎敢放开手脚，保护师父？”跛陀叹息说：“瘸，我只是怕你有一身蛮力，会轻动杀伐之心。”翟昌说：“怎么会？习武健身本是师父教导使用。这时，道房却把它举在手中说：“师父，我从小在鲜卑山走过这样的险桥，让我先行。”翟昌推开道房，并不说话，只是弯下身子，抓住铁索，就是一条铁索桥被他摇晃得“嘎嘎”直叫，忽忽闪闪地起落。他又跳到桥上蹦了几下，桥上并无大动静。跛陀便宽下心来来

说：“此桥甚好，又是佛祖为我们准备的，快快过桥去吧。”翟昌说：“请师父紧跟着我，道房紧跟着师父。”道房说：“翟昌，需带着这根禅杖，以禅杖为前驱。”翟昌接过禅杖，在脸前举着，师徒三人络绎上了桥。

对岸小庙内，翟昌和葛禄正躲在小庙的窗口内向外张望，还有几个膀大腰圆的打坡僧缩在他们身后，注视着跛陀师徒的一举一动。他们刚到脚下吧。他说着，正要向金剛脚上撞去，忽见金剛脚上灼灼放光。殿内回荡着威严、雄浑的声音：“‘瘸，你临得力量，会恃力欺人么？’‘决不，苦于受人欺，岂可再欺人！’‘愿为众生除恶么？’‘愿意，除恶即是行善。’‘愿为佛祖护法么？’‘愿为护法舍身不避，您就是我的榜样。’”

“好吧，可抱我腿。”葛禄金剛脚，脚脚落地，巍然立起。“可抱我臂。”葛禄金剛臂，臂臂忽振作有力。“可托我胸。”葛禄双手抚金剛胸，胸胸倏然隆起，衣襟为之断裂。

翟昌和葛禄正心绪烦乱地向山下走着，化作樵夫模样的坡头僧李彪急迎上山来，向葛禄禀报说：“当家的，三个和尚果然向青竹寺的方向去了！”葛禄问：“怎的变成了三个和尚？”坡头僧说：“把‘瘸老黑’摔了一骨碌的愣头青大小子也跟着他们走了。”

翟昌说：“你快去挑几个武艺高强的和尚，在断魂桥上等我。”说着，已经到了山下，树林中有马匹等候，坡头僧便飞身上马，挥鞭向深山中驰去。道房一路吹笛，与跛陀一行三人信步走来。翟昌问：“师父，青竹寺的恶僧有加害师父之心，我们还要去青竹寺？”跛陀转而问：“为什么不？”红娃娃还在青竹寺等我们呢！”翟昌说：“只是怕师父遭灾！”道房说：“你有一身好武艺，又有跟黑熊摔跤的好力气，还怕什么灾？”翟昌说：“师父心中的慈悲太多，在黑熊沟，师父还替黑熊叫屈呢！若是这样，我怎敢放开手脚，保护师父？”跛陀叹息说：“瘸，我只是怕你有一身蛮力，会轻动杀伐之心。”翟昌说：“怎么会？习武健身本是师父教导使用。这时，道房却把它举在手中说：“师父，我从小在鲜卑山走过这样的险桥，让我先行。”翟昌推开道房，并不说话，只是弯下身子，抓住铁索，就是一条铁索桥被他摇晃得“嘎嘎”直叫，忽忽闪闪地起落。他又跳到桥上蹦了几下，桥上并无大动静。跛陀便宽下心来来

说：“此桥甚好，又是佛祖为我们准备的，快快过桥去吧。”翟昌说：“请师父紧跟着我，道房紧跟着师父。”道房说：“翟昌，需带着这根禅杖，以禅杖为前驱。”翟昌接过禅杖，在脸前举着，师徒三人络绎上了桥。

对岸小庙内，翟昌和葛禄正躲在小庙的窗口内向外张望，还有几个膀大腰圆的打坡僧缩在他们身后，注视着跛陀师徒的一举一动。他们刚到脚下吧。他说着，正要向金剛脚上撞去，忽见金剛脚上灼灼放光。殿内回荡着威严、雄浑的声音：“‘瘸，你临得力量，会恃力欺人么？’‘决不，苦于受人欺，岂可再欺人！’‘愿为众生除恶么？’‘愿意，除恶即是行善。’‘愿为佛祖护法么？’‘愿为护法舍身不避，您就是我的榜样。’”

“好吧，可抱我腿。”葛禄金剛脚，脚脚落地，巍然立起。“可抱我臂。”葛禄金剛臂，臂臂忽振作有力。“可托我胸。”葛禄双手抚金剛胸，胸胸倏然隆起，衣襟为之断裂。

孤独的火光

张一弓 著

说：“此桥甚好，又是佛祖为我们准备的，快快过桥去吧。”翟昌说：“请师父紧跟着我，道房紧跟着师父。”道房说：“翟昌，需带着这根禅杖，以禅杖为前驱。”翟昌接过禅杖，在脸前举着，师徒三人络绎上了桥。

对岸小庙内，翟昌和葛禄正躲在小庙的窗口内向外张望，还有几个膀大腰圆的打坡僧缩在他们身后，注视着跛陀师徒的一举一动。他们刚到脚下吧。他说着，正要向金剛脚上撞去，忽见金剛脚上灼灼放光。殿内回荡着威严、雄浑的声音：“‘瘸，你临得力量，会恃力欺人么？’‘决不，苦于受人欺，岂可再欺人！’‘愿为众生除恶么？’‘愿意，除恶即是行善。’‘愿为佛祖护法么？’‘愿为护法舍身不避，您就是我的榜样。’”

“好吧，可抱我腿。”葛禄金剛脚，脚脚落地，巍然立起。“可抱我臂。”葛禄金剛臂，臂臂忽振作有力。“可托我胸。”葛禄双手抚金剛胸，胸胸倏然隆起，衣襟为之断裂。

说：“此桥甚好，又是佛祖为我们准备的，快快过桥去吧。”翟昌说：“请师父紧跟着我，道房紧跟着师父。”道房说：“翟昌，需带着这根禅杖，以禅杖为前驱。”翟昌接过禅杖，在脸前举着，师徒三人络绎上了桥。